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武功部六

征伐

征伐一

離

增易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

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又曰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

也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原周禮曰大司馬

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周禮鄭注曰諸侯有

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有國如

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 春秋左傳曰凡師有鐘鼓

曰伐

聲其罪

無曰侵

鐘鼓無聲

輕曰襲

掩其不備

增又曰鬪辛曰

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 原春秋公羊傳曰猶

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

言入書其重者也

何休注曰猶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

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

增春秋胡傳曰凡兵聲

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

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

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

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

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原春秋說題辭

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 春秋

佑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

諸侯象也 大戴禮曰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

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

也故曰人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增禮記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

討 又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原又

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增又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原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增家語孔子曰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

注云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

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不用天子之命也

又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

相征也 又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
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史記律書曰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晉書天
文志曰參十星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
北史崔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
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
大者也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太公武韜

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
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司馬法曰其有失命亂常悖
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
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
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
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尉繚子
曰易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又曰兵者凶
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原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增又曰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乃發號施令曰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原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

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增六典曰凡大將出征皆

告廟授鈇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 蘇頌撰命

辭納等伐默啜敕曰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

所棄者順人心而必伐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仗威武

用清荒戎時義遠矣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

不順者必諄諄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

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征伐二

原虞書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增夏書曰惟仲康
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后
承王命徂征告於衆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 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殷紂賜之

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 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侵阮阻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

對於天下又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

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芟芟

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此文王伐密伐崇之

事也 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

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

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左傳曰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增又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又曰齊

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原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寡人

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
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
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公貴買之齊

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去其農處山林求狐齊

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詳狐

增左傳晉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原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又

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韓子曰秦

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

兵伐之開地千里 增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

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夫

二德者危將焉保 原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

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

獨留狗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

悅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伐南越以壯荆畫北斗登龍以

象太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 增後漢書曰時赤眉延

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七尺具劔敕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

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葛亮後出師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原魏志曰

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旗一作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增晉書曰武

帝謀伐吳拜王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太康初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

之禮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
府庫軍無私焉 原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
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
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增南史曰宋武帝北伐檀
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
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唐書曰安祿山反
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領飛騎彊騎及朔方等兵出

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
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 又曰高宗
文元和中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
薦其才俾統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
出皆大驚時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
辰已出師遂趨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 又曰時
討蔡數不利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
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

帝壯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顯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度笑曰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宋史曰乾德七年將伐江南詔以曹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明年金陵受圍凡三時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城陷李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又曰建炎中建安范汝為反以韓世忠為福建宣撫副使平之世忠初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又曰紹興中岳

飛奏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
順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

征伐三

原正邦

匡國

上詳征伐一
是用急王于出征

詩獫狁孔熾我
匡王國

救無

辜執有罪

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合軍以行禁令
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詳征伐一

征

西戎伐大越

列子云周穆王征西戎竹書紀
年云周穆王伐大越大起九師

柴

于上帝封于大神

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

奠于牧室

周禮肆師職云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于山川亦如之鄭注云大神社及一方岳也山川蓋軍

之所依止

政有九因

伐有七機

周書云政有四戚五和

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鄰三同好相

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又云

伐有四時三興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

者伐之機也七未發先聞觀釁而動管子曰桓公與

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少焉

東郭郵至桓公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桓公曰

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何也東郭郵對曰謬然豐

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

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

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左傳

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

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義

和廢時

葛伯不祀

尚書序云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脣往征之作脣征又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周公東征

宣王北伐

上詳征伐二詩六月篇

宣王北伐也鄭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薄伐西戎

奄征南

海詩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注云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左傳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謚之共大夫從之

奮伐荆楚

掩征江漢

上出商頌王司馬穆侯頌云經綸

文武謀畧弘深方將網羅鯨鯢掩征江漢誘致勅敵大戰于絕南之地

出征絕域

足

歷王庭

李陵與蘇武書曰昔先帝投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司馬遷書曰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窮域極邊

碎肝破膽

史

出師頌曰况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舉漢劉向上疏救陳湯云單于背恩叛德囚執漢使騎都

尉甘延壽副使陳湯知陛下赫然有欲討之意入絕域之地赴湯火之難康居破膽匈奴碎肝

井堙

木刊

斬祀煞厲

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禮記吳侵陳斬

祀煞厲鄭注曰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疾也

琰圭以除慝

牙璋以起軍

周禮典瑞職云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司農注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又玉人

職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詳軍旅

入純門及達市

入孟門

登太行

左傳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又齊侯伐晉取朝歌

為二隊入孟
門登太行

斬孤竹遇山戎

超天關橫漢津

管子云桓

公北伐令支斬孤竹遇山戎
崔駰武都賦云超天關兮橫漢津寧西土兮徂北征凌月氏兮厲樓煩濟雲中

兮息
元元

破匈奴臨瀚海

擊呼衍至木樓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

匈奴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而還
後漢書竇固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

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絕
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四征

七伐

書云惟周王四征不

庭綏厥兆民
又云不愆于四

袞社

受律

凡軍行袞社禱

社也
受律以出濯
征仇方注濯大也

賜彤弓

揚黃鉞

諸侯賜彤弓然後專征伐

威震揚黃鉞之
以遏亂略

歌采薇

致包茅

周文王歌采薇以遣將帥之臣下

見征 伐二 討不庭 威不軌上詳征伐一 奄征 啓戎

心 有慙德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揚軍旅 取凶

殘上出周禮 出自天子 不問仁人上詳征伐一

詩取彼凶殘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建侯行師

有征無戰上出易 下 奉辭伐罪 受命忘家上詳

征伐二司馬穰苴曰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 三軍之事 兩軍之

士夫子有三軍之事 兩 遠征 親討 觀兵 耀

武 示威 攻昧 乘王怒 行天誅 掃欃槍 戮

鯨鯢 三年東征 六月北伐 師出有名 武先禁

暴 則侵不服 以征不義 詰暴誅慢 深入長驅

因山川以涉險 整干戈而作威 啓滅有扈而夏

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九黎之亂德黃帝興師 三苗

之不舉虞舜稱兵 即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擇利

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

雅 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贊

以上並
白帖

增除

元惡討大憝

經濟類編祖約蘇峻反郗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率土怨酷

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凡我同盟戮力一心以救社稷陸贄撰授馬燧等招討河中制曰討除大憝招緝

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問不賓威不讐又敕曰持旌節執金鼓者所以問不賓誅

首惡又撰命姚崇等北伐制曰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不讐而服不順也

匪安匪遊

無侮無拂

詩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下詳征伐二

興師以義平國以禮

詩小戎注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

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左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

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犯五不韙 備三有餘

左傳：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

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宜乎？

下出柳宗元辯侵伐論 伐不踰時 克

不移朔

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晉書載：記曰：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

以偏師討張步，克不移朔。

必因其變 不以為暴

尉繚子曰：太公望對武王曰：伐

國必因其變，示之以財，以觀其窮，示之以弊，以觀其病。上車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經濟類編：司馬錯與張

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錯曰：拔一國，天下不以為暴，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遂定蜀。

務崇君德

勿暴民生

淮南子曰：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申叔時曰今君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王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登壇必究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萬里而伐

一人不戮

漢書李廣利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克鼓而反不

戮一 東馬懸車

雁行魚貫

管子云桓公用管仲計西征至於石枕縣車束

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谿

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曰微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雁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

不勞而定

惟斷乃成

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

枰斂手曰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許之

先德

後刑

一勞久逸

駱賓王為兵部奏破設蒙儉等露布曰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伏順先

德後刑

班固封燕然山銘序曰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書喻禍福

忿

洩神人

劉禹錫謝赴行營表曰裂帛繫書喻以禍福推牛饗士養以威聲沈自邠嶺西大捷露布曰

以洩神人之忿以清邊徼之塵一鏃未亡百年無事

日無私照

人忘暫勞

慎

行閩廣平賊露布曰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趙子卿出師賦序曰國用長策人

忘暫勞

無闕而後動

無衆而後伐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

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又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

後伐之欲
禦我誰與

勤政樓受命

通化門臨遣

並詳征
伐二

張

目成天羅

植髮成干將

楊炎撰鳳翔出師頌序曰張
目成天羅植髮成干將布和

成將帥厲
氣成風雲

拯民水火之中

還師衽席之上

上詳征
伐二

下詳征
伐一

決江河漑燭火

廓氛埃覩白日

尉繚子曰
聖王之用

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
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

張說為河

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羣凶既定冀方
砥平截風浪以息滄溟廓氛埃而覩白日

百姓開門

而待

中流擊楫而誓

上詳征伐一
違北伐祖逖進

晉書曰時帝未
說曰大王誠能

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先主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
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
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朝受詔夕引道 夕捲旆

晨斬關

後漢書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
辦嚴之日 段文昌撰平淮西碑曰陰疑雪飛

天地盡閉雲郊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捲旆凌晨斬關四紀通誅一朝蕩定

收圖籍封府庫

順天道因人心

並詳征伐二

佐聲教之不暨 假神祇

之幽贊

于公異撰李晟破朱泚露布曰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

兇戾入安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臣祇承
睿算恭行天罰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禍牙宜社假

神祇之
幽贊

狼星斂角太白揚眉 飛隼應節代馬嘶風

杜牧賀平党項表曰箕宿禍牙狼星斂角戊日禱馬太
白揚眉 白帖賜王元逵詔曰清商已至鞞鼓聲雄白

露將凝戈鋌色耀飛隼應節而逾厲代
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討正在今日

巢穴是空胎

卵皆覆

長鯨既戮封豕載屠

張說為河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長驅松漠

掩集柳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韓世能俘斬雲南叛夷露布曰長鯨既戮封豕載屠數年鴟張之寇候爾冰摧千里波濤之區儼然山峙

征伐四

原肅將天威

書秦誓

秉明德以誅之

六韜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

海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

兵行而雨

又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太公曰

是洗濯甲

雨洗兵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邪丘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

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欲洗吾兵也

掩其不備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

晨舉脂燭掩其不備

其車三千

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

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立刑成若

敵之何

增左右鼓譟中軍潛涉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

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注云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

伐國失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簡子

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

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不屠城不潛軍

荀子曰王者有

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
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原窮絕天阻

崔駟與竇憲書云將軍窮絕天

阻萬里

衝羌心腹

後漢書金城塞羌反馬防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

伐叛懷遠

魏略遼東太守公孫淵自立為燕王遣使假單于璽封拜邊民韓忠曰曹公允恭明

哲翼戴天子伐叛懷遠寧靜四海汝君臣侮弄神器方當屠滅豈能久也淵大怒斬忠後果為太祖所滅

練師簡卒

魏明帝樂府云我祖北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旅發桴若雷吐氣成雨

仗

義伐貳

晉書荀勗叅文帝大將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

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增江漢列城爭下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銑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

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
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
慰其心止不藉由

狄青微服度關

東軒筆錄曰狄青征儂智高頓軍崑

是江漢列城爭下
崑關下翊日將度關晨起諸將待立甚久而青尚未坐
日高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相顧驚
但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
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
勦除明許國平倭頌序曰
蠶茲島夷俶擾東南蟻引蜂屯所過為墟天子發明詔
下虎符簡壯猷之臣總熊羆之師分道並進協力勦除
于是司馬暨諸臣誓死一心搃其巢
穴邀其歸路覆之海中羣醜盡殲焉

征伐五

原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

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文

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
下千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
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

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
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王而征
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靖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

洹濱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麟麟大車載低載
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露衣濡裳 又詩曰

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
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
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又至廣陵馬上作詩

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曜日光
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

馬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饒人
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
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詩曰涼風厲秋
節司典告祥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
陳卒被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
然感鸛鳴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
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
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 又詩曰率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

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為
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
用庶幾奮薄身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

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
虐動四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宋孝武帝北伐

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艷赤
光 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鉞暢乾靈

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寧擊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
蹀邊簫當夜聞 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

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總轡崇岡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
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

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
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

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胡笳闕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

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

名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

懷音九疑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鈞臺聞史

籍岐陽書記傳 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疎勒

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九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

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鈎引直漪常從良家子命中

幽并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

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

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鞍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

陳始分旗 增又汎舟橫大江詩曰隴西四戰地羽檄

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勲石門留鐵騎冰城息

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陳出黃雲 又詩曰減竈驅前馬

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迴山時阻路絕

水亟稽程往年郵支服今歲單于平 原梁元帝述懷

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
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耶銅
亟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
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
逢靈雨立壘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
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
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吳均戰城
南詩曰蹀躞青驄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

重圍為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陌上何諠諠

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

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

疎勒傍海埽沉黎劔光夜揮電馬汗書成泥何當見天

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葭聲在狹

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鞚中懸明月劔杪照蓮花

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祐

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杖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

穀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壘溢周流玉觴傳 又

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

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厄 庾肩吾

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

旆雷野驅長轂夜劔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劉孝儀從

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

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君樂往反速

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

乾祁山斂霧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

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

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

風駛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

和平鄴應詔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埽鄴城陣雲千里

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

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鵬騎懸憚將軍名二更

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

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
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
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蘇子卿南征
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
寬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
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
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劍氣上舒精雲開萬

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祗驚張正見

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
接遼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
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
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
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增唐虞世

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
犀上谷兵劔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

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
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困重關冷輪摧九折
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
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彫旗
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送劉校
書從軍詩曰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坐謀資廟略飛
檄佇文雄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曰玉塞邊烽舉金
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笛梅含晚吹營柳

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闈 陳子昂送崔融等

從梁王東征詩曰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

戰之子慎佳兵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曰

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鉞鑽弔彼西南方豕

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

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趾爰舍出瀘陽羣山高

嶄巖凌越如鳥翔封豕驟踰伏巨象遙披攘迴谿深天

淵揭厲踰舟梁元武埽孤蟻蛟龍除方良雷霆隨神兵

礪磔動穹蒼
斬伐若草木
繫縲同犬羊
餘醜隱弭河
啁亂行藏
君子惡薄險
王師恥重傷
廣車設苴
梁太白
收光芒
邊吏靜
縣道新
書行紀綱
岑參奉和杜相公
發益昌詩曰
相國臨戎別
帝京
擁旄持節
遠橫行
朝登
劔閣雲
隨馬夜渡巴江
雨洗兵山花
萬朶迎
征蓋川柳
千條拂去旌
暫到蜀城應
計日須知明
主待持衡
李
賀送秦光祿北征詩曰
箭射欃槍落
旗懸日月低
榆稀
山易見
甲重馬頻嘶
風吹雲路火
雪汗玉關泥
桃花連

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壘今朝擎劔

去何日刺蛟迴 宋謝翱上命將平南唐鏡歌鼓吹曲

曰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

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

始怒額額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

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箬羽不飲取其

罇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又平荆湖遣將

騎吹曲曰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

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

枯嚮荆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又下

劔門遣將騎吹曲曰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
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埽元張翥前出

軍詩曰前軍紅袖袍朱絲繫彭排後軍細鎧甲白羽攢
鞞鞞輜車左右馳萬馬擁長街送行動城郭斗酒飲同
儕壯士當報國毋為鄉故懷又詩曰鍛鐵作佩刀磨

石為箭鏃超乘既誇勇騁馬復齊足男兒不封侯百年

同視肉 又詩曰京師少年子膽氣乃麤豪傾金售寶

劍厚價買名刀結束往從軍談笑取功勞當時霍驃姚

豈在學戎韜 又後出軍詩曰步卒儉楚健長刀短甲

衣大叫前搏敵跳蕩如鳥飛左提血鬪髀右奪賊馬歸

爾輩疾歸命將軍足天威 又詩曰總戎面如虎指顧

揮瑠戈馬蹄無賊壘手箠可填河王師本無敵安用戰

圖多 明徐禎卿從軍行詩曰五壘神兵下玉門倒傾

西海蹴崑崙輕車夜渡交河水斬首先傳吐谷渾 孫

一元贈李將軍征南詩曰上將原知敵全軍用伐謀折
衝臨遠服仗鉞下南州千山迎劔氣萬里擁蛇矛羽檄
飛前渡艤衝據上流驚鱗還自潰窮獸欲何投殺勢奔
封豕威聲走怒彪潛兵分部伍歸路扼咽喉直須臨獠
穴盡擬破蠻酋俘獻君門喜凱還道路謳將軍列茅土
四海仰皇猷 唐順之南征歌曰詔錫彤弓出禁城良
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
又歌曰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粵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

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原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在昔上世義兵所克
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
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
升天梯以高翔旗旒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
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
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
靈鼓之礪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卒甲之皓盱兮馳萬

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
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
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
之遐裔 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
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
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
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
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

靈祐兮亮元勲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
御 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
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
舒光攜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
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
前哲遺風聲兮 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
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
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并小

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又序征賦曰余因
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廢土之繆殊察風流之
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
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擊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湑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微道
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
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

栖遲而無依 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遙

集於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

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

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

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

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熒熒其若焚 阮

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

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入代兮匪賢智其

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讐將
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
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行遂霑濡而難量

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
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
競以拏攫神實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颺炎天之隆
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
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

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
旬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崇谿
名工清堅皓鏐脩刺銳鋒陸陷慈犀水截輕鴻鎧則東
湖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角
恒山壓榦通肌暢骨崇縕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
角端象弭繡質哲拊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轄空疏焦
銅毒鐵麗轂捷輶馬則飛雲絕景直髻騶駵駁龍紫鹿
文的躡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

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
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
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矣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
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
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
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麟于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
曜連乎白日旌旒繼乎電光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
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

首臬其魁雄爾乃總輯瓌珍茵氈幕幄攘瓔帶珮不飾
彫琢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黼錦績
組罽毼皮服 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元燄皓旰流光
左駢雄戟右攢干將彤菴朱罽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
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銑於是轆轤雲趨威弧
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
聞醜類剝滅 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
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

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
而上下蔽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飭師
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
淄守於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暮茂國事之是勉兮歎
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
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
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
萬粵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

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
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
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
軍政于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傅

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于末暉既致戎於
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
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
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鑿之北徂企

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覲高掌于
華陽聆鳴鳳于洛浦 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
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
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
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
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
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于都
甸威已振於秦蒯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于河湄夕飲

餞以椒棗旦出宿而言辭冒沈雲之晦藹迎素雪之紛
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
心而可歌 增唐趙子卿出師賦曰莫高非天兮生我
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珍怪煙委而波屬蠻夷鳥
狎而蟲馴粵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固陰沍寒兮陵我河
津於是按玉劍而憑怒輝金戈而雷震禡蚩尤誓勾陳
會白帝騎蒼麟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鬪作
拊鼓之殷殷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

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霓輪鳴弦者飛鴈由

其殞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逡巡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

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怵釁流詠則梟獍懷親 趙

伯勵出師賦曰赫哉帝唐業殷累聖神化無外鬼方獨

迷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

琯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火色旌

旗晝炎炎以曷日橫行有同于千里止步不過于六七

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劍術受

脈者實在乎國英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
之猖狂豈止埽一隅之陵亂 陳山甫有征無戰賦曰
皇威克宣疆敵無全始建牙而耀武終不殺而摧堅授
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戎夷而向化掉鞅而旋靜難
以仁勝殘以德綏懷未及方資弔伐之謀氛祲潛銷詎
假貔貅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
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
敵無遺乘地形而動衆順天討以行師於是指途而邊

鄙革心按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懷而將順將血刃而何
有當其蘊龍韜以啓路馳豹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
笑血染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閭之威無逾
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橐弓矢 陳
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
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
策諧諸詢投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
師也以勝殘為心以除暴為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

之蹟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
乍發闕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
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
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攜
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
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歛歆以相慰曰豈圖汙
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為陰濟濟烝徒
一以貫乎睿旨顒顒噍類咸得滌其煩襟 章孝標王

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翦屠如
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草木之心寧慮曠其乾矣
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邢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
于上帝祈發生于下土龍旂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
雷奔似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之為心所
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
七伐謂決渠而就深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
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

增雅唐柳宗元獻平淮夷雅曰皇者其武于激于淮既
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醒狂奔叫呶以杆
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徯汝克賜汝斧
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
既類既禡于社是宜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
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
于郟彼昏卒狂哀兇鞠頑鋒蝟芥塘赤子匍匐厥父是
允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

若饑得舖載闕載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
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詭化為謳吟 又曰方城臨

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
陪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
後厥刃王卒疑疑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汝陰
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
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
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原頌漢揚雄趙克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
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
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 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
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
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

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

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衝雞鹿

塞名

超黃磧輕選四縱

所從莫敵 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

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

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

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

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遙降曝名烈於禹跡奉

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

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于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
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
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
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
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
表繼天垂膺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
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

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
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
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
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趨烽颺具舉挫其輕
銳走其守禦 增明宋濂平江淮頌曰虜魄既褫扶創
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師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
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
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憇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

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 梁潛平安南頌曰際天
極地無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迪于彝帝則受
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奉若天命
以征弗順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
師未來虎穴狼區王師至止天開日晶兩都既平四郊
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悅 許國
平倭頌曰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島夷匪茹騷我東南乘
潮出沒倏如颺舉焚蕩虔劉哀此士女乃命虎臣肅將

天威仗鉞于征秉旄以麾先機制勝伏險謀奇媒弋梟
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魂內懾天網四張覆披巢窟
禽搜草薶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
觀斯築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原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
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
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
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劔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

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

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

既驅熊羆之衆兼秉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

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陰屆節祁寒方始降

此慈弘愍茲介冑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土

將封而莫遂雖荷杖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

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

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
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
於交河之北 增唐柳宗元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曰
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靈
旗四臨氛沴皆散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

原露布唐駱賓王為兵部奏破逆賊楊虔柳露布曰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事切
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逆賊豺

狼有性梟獍難馴亂我天常負其地險峰危束馬路絕

懸車臣遣劉會基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

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高奴

弗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孫仁感等陵北山之

北絕其飛走之途楊虔柳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肆

蚊蚋之羣彌山滿谷臣遣令狐智通等擁貔豹之雄順

天機而左轉李大志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

遣梁待璧等總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康留

買等騰躍鐵敵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許懷秀
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澄氛廓祲迴夏景以
潰春冰滅跡埽塵若霜風之捲秋穽楊虔柳等殞死行
陣懸首旌門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纜
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
孟獲已擒再戰哀牢授首斯皇靈遠暢廟略遐宣奉玄
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明于
慎行閩廣平賊露布曰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

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
征妖賊曾一本等沐魚鳥之波濤依狐鼠之城社遂使
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棄桃枝之
簞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承聖武祇奉
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蓋海
之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
霆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某
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閩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劔

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某總長強
勁弩之兵揚旆泉漳境上某率鶴膝鮫函之士陳兵潮
惠城邊軍聲大振于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
無穴可藏雙輪勢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
縛棘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時雨之師

增碑唐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
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
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詔賜縵布始時蔡

入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眠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牧餘憊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及汝父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
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
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

原啓齊王融答救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
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
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埽狼山之
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
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
必啄固等命於良鶉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
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

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獫狫薦食
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輜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
興燔燹之警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網遐頓
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
亭塞寢兵闕候罷析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劉孝綽
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
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
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强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

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增唐元稹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曰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
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
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

原賤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賡曰王室多故禍難薦有
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
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飄甚於贅瘤伏惟
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駕

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
唯力是視 桓溫與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
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謁誠小人
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
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
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
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
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埽滅則大

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原書魏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
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
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
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
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
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
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

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原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

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四海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
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
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
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
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
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
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
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

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秦

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濱逸

老將集論雲夢元公豫馬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

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

殘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

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

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冑曜

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

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灑埽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增唐柳宗元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必有以饜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棄于其人外棄于諸侯從而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三者大備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

詞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鐘鼓作焉侵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號虞之表也刊本號虞二字

倒今改

第九頁前三行武帝伐南越刊本伐南訛南伐據

漢書改

第九頁前四行以象太一刊本太訛天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馬防遣司馬馬彭刊本司馬下

脫一馬字便似以官混姓今據後漢書增

第二十八頁前五行夜渡巴江雨洗兵刊本夜訛

朝據全唐詩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朱攸

騰錄貢生 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千六百六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武功部七

軍容
攻戰

兵勢

軍容一

增駟驪彭彭

四騏翼翼

詩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又采芑方叔率

止乘其四騏四騏

原四牡駉駉

駟介麋麋

詩采薇駕彼四

牡四牡駉駉又清人

央央旂旐

悠悠旆旌

詩采芑其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

車三千旂旐央央又車

元戎十乘

屯騎千營

詩六

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魏高貴鄉公四言詩泛舟萬艘屯騎千營

革車千乘長戟

百萬

左傳大蒐于紅革車千乘
應徵文長戟百萬胡騎千羣

武騎千隊戎

車萬馬

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糧穀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也
傅玄魏德

頌戎車萬馬
逸驥千羣

旗幟蔽野
干戈若林

後漢光武紀王尋王邑將昆陽

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
陳琳武軍賦百蔽野埃塵連天鈺鼓之聲聞數百里

將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
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繪

雷輜蔽路百兩

彌塗

班固封燕然山銘曰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應瑒馳射賦百兩彌塗方軌

連衡朱騎風
馳鵬落層城

戎車齊軌

雄戟耀鉞

陳琳武軍賦南轅反旆爰振其

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左思吳都賦羽
毛揚旌雄戟耀銍貝胄象弭織文鳥章

增選徒萬

騎帶甲千里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露布控弦逾于萬騎帶甲彌于千里

張說

朱旗絳天

鐵甲霜野

上詳雷輜蔽路注
云鐵甲霜野朱旗火天

樊衡

戈

鉦芻雲

鼓鼙沸野

班固東都賦元戎竟野
羽旄埽霓旌旗拂天

蘇頌撰命

姚崇等北伐制曰統燕犀冀馬之雄屯
斬蛟挈龜之勇鼓鼙沸野旌旗芻雲

輕車霆激

孤劍颯馳

班固東都賦輕車霆激駢騎電騫
段文昌碑雙矛電激孤劍颯馳

千乘雷

動萬戟林行

張衡西京賦千乘雷動萬騎龍趨
張說云千旗雲引萬戟林行

軍

如鄧林

兵皆武庫

劉楨詩旦發鄧城東暮次溟水旁
三軍如鄧林劍戟凜秋霜三國

典略蕭淵明與王僧辯書曰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結駟繽紛

佩戈颯沓

左思蜀都賦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沈約從齊武帝講武詩颯

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

冀馬追風

吳驂走練

李密云冀馬追風吳戈照日

李白大獵賦千騎颯埽萬乘雷奔吳驂走練宛馬蹠血

金鉞鏡日

樓船掩江

陸機云金鉞鏡日雲旗絳天江淹云伏波樓船掩江蔽汜

素甲生波

白羽森

月江淹云丹艦發照素甲生波卿出師賦序白羽森月朱旗爛空

趙子

行馬流星

援戈揮日庾信云觀書虎館學劔龍亭雕弓偃月行馬流星玉海援戈揮日仗劔決雲

列

旗虹指長戈岳立

駱賓王露布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劔鋒而電轉疑大火

之西流 胡瑱大閱賦 兵勢崩騰
軍容翕習 元甲鱗布 長戈岳立

介馬雲羅 虹旗

電掣

張說 露布婁師德等兵車星布 巡太行而綴碣石
介馬雲羅 挾衡漳而連海浦 李白 大閱賦 金戈

林行洗晴野之寒霜 虹
旗電掣 卷長空之飛雪

劍躍長虹 弓翻滿月 戈翻

落日劍決浮雲

上見玉海 陳子昂 送崔融等從梁王
東征序 霓旌羽騎之殷 戈翻落日 突鬢

蒙輪之勇
劍決浮雲

神旂電舒 威弧雨發 楚劍霜利 吳鈎月

懸

上見玉海 趙伯勵 出師賦 序
徵甲選徒 星馳雲集 楚劍云云

軍容二

增軍容不入國

司馬法 古者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
軍容入國 則民德廢 國容入軍 則民德

弱

山布星陳

陳琳武軍賦整行按律決敵
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楊柳春

旗一色

庾信馬射賦序千乘雷動萬騎雲屯
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壓灞水

之瀾

馮韜漢文帝幸細柳營賦
灞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棘門之風日

獵霞張

旆

李庚西都賦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
豹首金腰虎額獵霞張旆剝犀綴革

沸若雲海

聚如雪山

常袞賀收
西京表

戈迴白日劔薄雲天

李德裕紀
聖功碑

甲開魚照水

許渾蒜山津觀發軍詩甲
開魚照水旗颺虎擎風

旗幟鎧仗

如馬色

五代史唐本紀明宗名嗣源梁晉相拒于桐鄉
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

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仰望梁赤白
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因引鍾飲

奮槌馳騎犯其白馬挾
二裨將而還梁兵敗

徒飾其外

又周德威傳天祐七年梁遣王景仁

將兵擊趙趙王王鎰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晉
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
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
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
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
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望若林立

武備志余玠至嘉定王夔帥所部兵

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
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項
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
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

明耀日月

沈自邠嶺西大捷露布雕戈畫戟耀

日月以爭明瘴雨蠻
煙朗乾坤而再覩

兵勢一

原動天地

若鬼神

國語吳王會晉于黃池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

鼓丁寧鎛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詳鈞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

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神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如決潰

若振槁

史記蘇代遺穰侯書曰夫齊罷國也

以天下攻

賦麾城若振槁

如風如火

如雷如霆

孫子云兵疾如風其徐如

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節如

發機勢如轉圜

孫子兵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故善戰人之勢

如轉圜石于千仞之山

攻如河決 攻如電擊

三略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戰

如風發攻如河決 唐子云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

氣如飄風

氣如通雲

淮南子云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揚德潤集聲如雷霆氣

如通雲

乘風附景

震天駭地

蘇武答李少卿書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

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 孫子荆與孫皓書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

颺騰波流

雲行風動

揚雄長楊賦雲合雷發颺騰波流機駭鋒軼疾如奔星擊如雷

雲

王統司空穆侯頌

兔走鳧舉

鷲下鷹擊

呂氏春秋

凡兵欲急疾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舉死歿之地矣 桓範簡騎論退則鷲下鷹擊詳騎

江河既火 鴻爐燎毛 黄石公三略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燔火臨不測

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魏志陳琳曰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芥

伐朝菌 風振秋蓬 說苑麾蕭斧以伐朝菌也 何法盛晉書執朽轡以禦逸馬乘勁風

以振 秋蓬 猛虎驅羊 烈霜委草 陳琳武軍賦猶猛虎之驅羣羊衝風之飛枯葉

陸賈典論若衝風之摧枯枝烈霜之委衰草 如山壓卵 似雪投湯 蕪武集云

如泰山壓卵也 後漢書鄧禹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以雪投湯也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諸葛子云鼓鴻爐以燎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唐子云猶震霆催枯千鈞壓卵

駭轟嘈嘖 哧咤彭聶 陳琳武軍賦云駭轟嘈嘖盪心懼耳 又云燿若颺災閃如雲

蔽味咤彭聶
不可當禦

增破竹

建瓴

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
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

衆軍會議或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
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
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李筌太
白陰經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乃
勢之戰人者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 乘五

勢 蕩四海

虎鈴經任勢篇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率
由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日乘勢二曰

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用兵者乘此五勢
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 淮南子兵略訓

衆聚不虛散兵出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
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

無守
城矣

却河流

振屋瓦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坎
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

屋瓦皆飛 秦軍鼓譟勒兵
武安屋瓦盡振詳攻戰二

山苞川流 風行電照

大雅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後漢書建武十一年吳漢

進營逼成都城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

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 風驟

霧合 岳動川移 盧思道云虎夫萬隊豹騎千羣骨勇

肉飛風驟霧合 北史周武帝志在

平齊韋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諸軍各募關河之

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

百道俱進必當望 雷震岳立 山傾河泄 桓譚新論

旗奔潰所向摧殄 動如雷震

住如岳立 于公異露布譟譟之聲 龍翔鳥飛 霆

山傾而河泄 鼓聲之氣霆鬪而電奔

激霧驚 玉海龍翔鳥飛上下其勢行陣整

也霆激電驚歛忽若神車徒奮也 崩山決塘

殷天動地

淮南子兵略訓明王之用兵也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上林賦車騎雷

起殷天動地

陵天振地

蕩海拔山

上詳蕩四海注江淹云先天蓋世之略

蕩海拔山之威六師雲起九軍星連

折枯湯雪

拉朽摧冰

後漢書皇甫嵩既破

黃中閻忠曰將軍推強易于折枯消堅易于湯雪東海王越舉兵下邳孫惠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

越曰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推冰賁育拉朽猛虎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

以湯

沃雪

投石糜穀

淮南子兵略訓善者之動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

猛

獸吞狐

窮魚餌鯨

上詳拉朽注李自詩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弄鯨

決水

千仞揚兵九天

孫子軍形篇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徐陵云揚兵于

九天之上決勝于千里之中

電掃八紘

鋒摧九虎

後周書建德四年武帝詔

曰高氏因時與命據有汾漳朕以亭毒為心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朕當親御六師躬行天罰憑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馳九霄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庾信云置陣成臯連旗廣武箭超六麋

犀兕其威

江山失險

玉海犀兕其威軀

一鼓而亭障無塵七縱而江山失險

勢傾海岳

威崩雷電

魏徵云負問鼎之雄

圖鬱拔山之壯氣志逸風颭勢傾海岳

力簸窮海

氣

衝南斗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制力簸窮海聲壓大荒刈谷蠡之庭拔袂渠之壘駱賓王露布立

雲結陣影密西郊赤
董揮鋒氣衝南斗

風鶴皆晉兵

草木盡王師

書晉

列傳苻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玄以精銳八千涉
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衆奔潰自相蹈
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
以為王師已至晉書載記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
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
進苻堅與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
北望八公山草木盡類人形顧謂
融曰此亦勅敵也憚然有懼色

奔牛觸魯縞

衝

風卷秋葉

梁元帝云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庾信賀平鄴都表威風所振烈火之過鴻

毛旗鼓所臨衝
風之卷秋葉

迅雷不及瞑目

疾雷不及塞耳

龍韜

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
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

決滄

海濯殘熒

回夏景潰春水

李密云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決滄海而濯殘熒舉崑

崑而壓小卯駱賓王露布五部材雄三河俠少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翼以揚威耀羣渠而賈勇澄氛廓殺回夏景以潰春水滅跡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穰

叱咤則江山搖蕩

呼吸則海嶽沸騰

上詳回夏景注駱賓王露布喑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嶽沸騰

兵勢二

原動猶風雨

齊都賦五家之兵動猶風雨戰若雷霆

奔越驚風

又精逸擊電奔

越驚

席卷

魏都賦剋剪方命吞滅咆哮雲撒叛漁席卷度劉

增左右擊電

江淹云氣薄日月精變虹蜺顧盼則前後生風喑鳴則左右擊電

破浪

于公異露布勢均破浪攻

若決
河

攻戰一

原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增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原左傳曰凡師皆陳曰戰 增又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來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
穀梁傳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太公武韜曰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又龍韜曰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于戰不出于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
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
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
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
亡戰必危 老子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
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下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 又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爭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吳子曰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 尉繚子曰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

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又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荀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淮南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刃不嘗血賈不去肆農不離

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

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 漢書趙充國奏曰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蜀書馬謖傳註

曰謖云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

為下 魏書鄧艾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

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

食在兵前也 唐書曰李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覆衆 又曰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

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

大軍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

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

人自為戰耳 宋史曰岳飛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

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

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又曰高宗嘗問勝敵之術吳璘曰弱者出

戰强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遼史兵衛志曰每軍行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

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強也 許洞虎鈴經曰襲虛之術有二

曰因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攻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

之城而掩其內

攻戰二

增左傳曰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侯弗從戰于速杞敗績原又曰齊師伐我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
靡故逐之 增又曰晉侯將伐虢士為曰禮樂慈愛戰
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
也亟戰將饑 又曰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
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遂滅庸 史記曰秦伐

韓軍于闕與趙惠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趙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又曰秦王齟攻趙趙使趙括代

廉頗將以擊秦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
齕為尉裨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趙
軍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竒兵二萬五千人絕趙
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
安君 後漢書曰建武初詔耿弇進討張步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
十里以待弇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

歸鍾城鍾城人空壁亡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先脅
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
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
救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耳即分三千人守
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陳斬邑既而收首
級示巨里城中費敢悉衆亡歸張步遂定濟南又曰
建武初帝使王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
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軍奔過

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軍吏皆爭之霸曰捕虜與吾相恃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又曰光和初黃巾賊餘帥韓忠據宛拒朱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因急攻不尅雋謂張超
曰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不如撤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解
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忠等遂降 蜀書曰諸葛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屯于沔陽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
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
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書曰袁紹追曹

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晉書曰魏青龍初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司馬懿進師淵阻遼隧懿盛兵出其南賊悉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

平懿曰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食支一年將士四倍于達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

雨乃爾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故當示無能以安之
雨止晝夜攻之淵乞剋日送任懿縱兵擊敗之斬于梁
水之上 又曰羊祜為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剋日
方戰不為掩襲之計有欲進譎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
不得言 又曰苻堅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
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堅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使
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
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

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唐書曰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陽賊帥周摯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斂軍入召諸將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

賊衆奔敗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

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是西向

拜舞三軍感動又曰安祿山反會李光弼攻賊常山

拔之郭子儀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

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賊史思明跳奔博陵

又曰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時師夜起不知所

之令曰引而東襲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會大風雪士

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士失色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道分輕

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夜半至懸瓠城

雪甚城傍皆驚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

山戍晏然無知者李祐等決一作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

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元濟請罪檻送京師 五代史曰晉取鄆州梁人大恐

末帝召王彥章為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

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鞬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鏢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蓋三日矣又曰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遂大敗宋史曰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除狄青

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據邕州青兵次賓州頓甲令
軍士休十日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
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
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又曰
趙方帥邊十年以戰為守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
可戰 又曰建炎初帝如錢塘苗傅劉正彥反次臨平
韓世忠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賊
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

矢不及發遂敗 又曰紹興初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

侵帝命岳飛為之備飛趨襄陽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
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
地雖衆十萬何能為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
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
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又曰
紹興中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抵順昌兀木至城
下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方晨氣清涼錡

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
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
大敗 名山藏劉基傳曰時諸將奉太祖為吳王以基
為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
餘日不下基曰蘓城形如螺取螺者繫首則縮擊尾則
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
破之 吾學編常遇春傳曰遇春性剛直膂力絕人比
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相顧莫敢先

登遇春後至上麾之前即捨舟挺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平

攻戰三

原勇氣

危事

上詳攻戰二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四攻五良

六

厲五衛

周書大武解云攻有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

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孔晁注曰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開言開此道以成攻又

曰戰有六厲五衛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孔晁注曰六厲為治政也五衛皆所以成戰矣

因天乘地 從天擊地

司馬法凡戰背風背高從地勢凡背風從天氣背高從地勢凡

戰宜因天氣乘地勢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云戰鬪之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無所見九

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為九天其衝則九地也

因虛乘散

觀怠擊疑

兵法吳王夫差失越不取其後越王以三千兵擒之於干遂此因其虛乘其散也 司馬

法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也

背孤攻虛 避實

擊虛

抱朴子云承陰陽以并勢協五行之自然從計約以奮擊常背孤而攻虛 孫子兵法云夫兵行象

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乘哀擊死

兼舍環龜

淮南子云

善者之動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 司馬法曰兼舍環龜注云兼舍者晝夜行也四面屯守謂之環龜

倍則分之

少則逃之

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

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注曰倍則分之者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

奇少則逃之者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夜火晝旗

小怯大勇

孫子軍爭篇曰夜戰

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東觀漢記

云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百戰百勝

七縱七擒

戰國策云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

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

在南中所在戰捷既得孟獲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

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穰侯十攻

不疑十計

戰國策云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入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

也零陵先賢傳曰曹操攻柳城不下圖畫形勢問計策周不疑進十計以攻城城即下

兵火俱

攻炎燧四舉

王隱晉書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攻陳琳武

軍賦云炎燧四舉元戎齊登

一朝而拔

一戰而霸

韓子云吳起為西河守秦

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人爭趨之于是攻亭一朝

而拔之詳號令左傳晉文公謀霸子犯教公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壽華之野

泌谷之上

山海經云羿與鑿齒戰於

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
注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為名韓非
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浞谷之上

涿鹿之野 泜瀆之野

賈誼新書黃帝者炎

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流血漂杵誅
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家語孔子北遊登于農山
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子各言
爾志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泜瀆之野兩壘相
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惟賜能之

呼聲動天

鼓聲動地

漢書項羽遣當陽君蒲將軍渡河救鉅鹿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角道大破之諸

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
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又陳湯與
甘延壽圍郅支城夜過半木城穿平明四面炎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

帶劍挾弓

釁鼓染鏑

楚辭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迢班帶長劔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

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

武士必死 戰士飲血

淮南子云

釁鼓血尸逐以染鏑

勾踐決一獄不辜拔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 李陵答蘇武書兵盡夫窮人無尺鐵又復徒

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

曹仁突圍

張遼衝

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

壘

魏志曹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為所圍仁乃披甲上馬將其

麾下壯士數十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

仁復直還突之拔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 又孫

權十萬衆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

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執戟大呼自名衝壘入

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

圍遼數重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

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入馬皆被靡無敢當者

轉戰六日

轉戰萬里

漢書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我士除烏盭討遼濮涉

狐奴歷五王國輜重入衆懾驚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馬支山十有餘里王濬表曰臣受命之日

心與口誓將身死地轉戰萬里

以少擊衆

以少敵衆

六韜云隘塞山林者所以

少擊衆也

魏武令云孫子用兵嘗以少敵衆

箭不虛發

箭無空發

魏志龐德

與曹仁共攻關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

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晉書陶侃為江夏郡守時陳敏作亂以朱伺能水戰

曉作舟艦侃乃命作大艦選據江口摧破敏前鋒伺水軍從沔口與賊水戰伺左右三人上弩以給伺伺望敵

射之箭無空發

滅此朝食

滅寇後食

左傳齊晉將戰于鞍齊侯曰余姑剪滅此

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晉中興書謝琰為會稽內史

都督五郡軍士隆安四年孫恩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

進攻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羣賊銳進入情震駭時

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摧鋒

陷陣殺

伏尸數萬

決水千仞

莊子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

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爭者如此之細則天下無事

矣孫子兵法云勝者之戰若

刀折矢盡

弦絕矢

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竭

後漢書段熲為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擊破之明年春餘羌

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

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王隱晉書

周處討巨賊而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泉之勢西固梁山之險大戰盡日斬首萬計後播系違軍期獨當勁處弦絕矢竭後繼不及遂喪戰場

蒙臯比

操鐵杖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入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破邳支

腦沙漠

漢書陳湯為西域副校尉破邳支城

詳鼓聲動地注破穹廬腦沙漠

揚雄長楊賦碎轅輜隨余吾遂躡乎王庭

飛梯臨閣

墮垣敞樓

陳琳武軍賦其攻也則飛梯雲行臨閣靈構又云衝鈞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敞樓

數千

衝車臨城中

梯衝舞城上

魏畧諸葛亮攻郝昭于陳倉以雲梯衝車

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燃人皆燒死後漢書
公孫瓚使行人齎書與子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
衝舞吾城上鼓角鳴于地
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
杖黃鉞秉白旄
乘素輿

執白羽

尚書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語林諸葛
武侯與晉宣帝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執白

羽扇指麾三軍衆
軍皆隨其進止

德攻

義戰

傳能以德攻孟
子春秋無義戰

皆陣

合圍

上詳攻戰一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作壘塹成輒徙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

取鄭

乘墉

遷舍

上詳攻戰一
下詳合圍注

凌城

環堙

齊侯

親鼓士凌城晏弱圍萊甲寅堙
之環城傳于堞堙土山堞女牆

乘城

鼓僂

男女乘城

而戰傳曰聲盛致志鼓僂可也言敵
人在僂巖險處未成列可鼓而擊之也

忘身

懼貌

司馬穰苴曰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
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貌軍容也
無堅疑衆無攻

堅城吳志孫權征合肥久不拔張紘進計曰古之
圍開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密誠懼并命死戰也

嘗寇

殺敵

嘗試也明恥
教戰未殺敵也

張三軍

成八陣

張傳我

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諸葛亮
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

尋干戈蒙

矢石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閔伯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漢王蒙矢石

子濟而陳

我戰則克

晉陽處父使謂楚子上曰武
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遲速唯命
孔子曰我戰則克

兩軍未慙

十乘先行

傳兩軍
之士皆

未慙注云慙缺也詩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稱戈立矛

裹糧坐甲

稱爾
戈比

爾干立爾矛 左傳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靡旗摩壘

矯翦控弦

傳靡旗摩壘而還 翦以矯翦控弦得一首以賜金

刑法志齊

不鼓不列

必勝必取

傳宋襄公不鼓不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韓信連百萬

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鈎援以伐

梁麗可衝

詩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

臨衝車鈎援引上城者木 莊子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

率是熊罷

整斯

鵠鵠

鵠鵠陣名也傳曰鄭翩願為鵠其御願為鵠

探甲執兵

修陣固列

傳探甲執兵固即死也

見可而進

交綏而退

並傳

執燧象以

奔吳師

驅畫牛以觸燕衆

楚昭王田單

勅敵

銳師

乘勝逐北 斬將奪旗 躬探甲冑 親受矢石 堂

堂之陣 赳赳之夫 決勝運籌 陷陣勅敵 敦陣

整旅 被堅執銳 功振七略 勇冠三軍 縱敵生

患 違天不祥 率烏合之師 列魚麗之陣 夜戰

其聲相聞足以相救 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 龍

韜潛運定拔幟之奇謀 烏陣臨高起沈沙之妙算

同得原於重耳信由是明 比克敵於荀吳義然後取

以上並 增用寡固 以危勝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
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

利正 又曰凡戰以力久
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

動九天 開一角

上詳攻戰一

許洞虎鈴經曰本圍三面兵士
嚴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

衆披靡 賊辟易

孔帖

馬璘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璘率
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

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
雄捷如馬將軍者 下詳攻戰二

見勝則起

遇時

不疑

龍韜太公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
不疑不疑見勝則起不勝則止 又曰善戰者見利不

失遇時不疑失利
後時反受其殃

衝內擊外

遠交近攻

豹韜太公曰謹候敵

人未盡至去城四里而為壘令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
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銳士隱伏而處敵至使我輕
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為守備敵
以我為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

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得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戰國策范雎說

秦王曰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七遇皆北 八戰皆捷

捷 上詳攻戰二 唐書高崇文傳曰元和中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之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扼二川

之要關城之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會雨不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高霞寓鼓之士板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人可頭數凡八戰皆捷禽闢刻石紀功于鹿頭山

迭戰則久 能忍故勝 司馬法曰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晉書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

楊珉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以重

行輕 以銳當驕 司馬法曰凡戰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

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吾學編李文忠傳曰吳將李伯昇寇新城文忠未至新城十里營龍潭新城守將遣人間道言衆寡不敵且避賊鋒俟大軍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吾未戰輒退賊勢益熾莫若與戰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擒也 堅壁不行 閉營不

出 上詳攻戰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建武中隗囂畔漢圍武陽公孫述遣史興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

攻廣都拔之乘利進逼成都阻江北為營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述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戰敗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旂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 揚臂爭出 斷髮請戰 剋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上詳攻戰一 下詳攻戰二 五步乃白 十步乃射 魏志曹操討呂布於濮陽夜襲

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
跌數十合相持急操募陷陣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
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執長矛撩戰西面又急韋進當
之韋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
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
所抵無不應手倒北史蔡祐傳曰周文以祐功授平
東將軍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
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
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
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敵乃却

八部

並進 萬矢齊發

上詳攻戰二 宋史王德傳曰紹興
元年德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

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
德笑曰是古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合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
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

懸布援人 披髮入

陣

三國吳丹陽黠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

上懸布以援下入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為新都郡見

武備志

東齋記事云狄青與西賊戰每戰帶銅面具披髮出入行陣

棄船登岸舍

馬操戈

南史王鎮惡傳曰偽將軍姚讚守峻宋武帝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直

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岍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舫

乘衣糧並以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

有前無却

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下詳攻戰二

進勝退死

南史梁韋叡進討合肥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軍監

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宋史韓世忠傳

曰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李彌大
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
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
後隊勦殺于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奪稍**

還刺

拔矢反射

唐書尉遲敬德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

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
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
試使與齊王戲少遜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五代史張**
歸霸傳曰張晔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
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 **叢矛注矢** **環壘**
歸梁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

剗塹

王氏彙苑安祿山率河東兵討契丹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祿山督戰急何思德曰士方疲使

使者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
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

矣奚問以叛夾攻祿山 唐書吳武陵傳曰吳元濟叛
武陵遺以書曰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列塹

灌以流潦主將恣搗士
卒崩離元濟得書不悟

還軍示弱

閉壘示怯

唐書李光

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摯
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八道並
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方戰
賊為我實整復何怪元禮遂出戰以敵堅未可以馳還
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答曰方戰不及往請
破賊以見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
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左右奮擊
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 五代史梁太祖遣子
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于楊行密行密遣王
景仁以步騎七千大敗之遂斬友寧時太祖方攻鄆州
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
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

復戰梁
兵大敗

臨機制變

批亢擣虛

文粹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曰夫臨機

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公孫淵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贊皇一

品集賜石雄及三軍詔曰刻期深入屢挫狂鋒批亢擣虛遵款游刃永言勲勳豈忘予懷

遇雪疾

馳逆風力戰

彙苑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趣兵疾馳一夕至其城下方是時

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守備遂下之

五

代史張彥澤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

天又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彥澤問諸將咸曰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偏將樂元福

獨曰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不能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彥澤即上馬力

戰契丹
奔北

開圍以小利

嘗敵以羸兵

尉繚子曰凡將輕壘早衆動可

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武備志五代周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或謂本曰危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于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工即墨之圍

習昆明之戰

駱賓王為兵部奏破楊虔

柳露布曰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

射洞股

復前血蟻面不已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傳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蕭衍

將馬仙琕直趨長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墨自將馬步千人南進仙琕探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唐書王難得收京師方戰麾下

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郭目乃拔
箭斷膚殊死前鬪血濺面不已帝嘉之

三日破南

城 三鼓奪崑崙

上詳攻戰二武備志
儂智高守邕州狄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

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
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
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
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
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
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

傳呼曰賊敗 大呼曰

賊破

經濟類編韋孝寬至鄴尉遲迴卒十三萬陣于城
南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兵皆關中人為之

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字
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
其擾而乘之迴軍敗自殺孝寬分兵悉平關東 武備

志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楊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囊土塞流而涉 曳車

塞門以戰

武備志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

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孔帖帝狩奉天渾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侯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

擊倦勞

避閑窳

攻西南掩東北

司馬法曰凡戰擊其倦勞避其閑窳自古之政也

下詳

攻戰

晝揚兵夜擣壘

夜鳴鼓旦寢兵

上詳攻戰二武備志尹

子奇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

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
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
人

旦而戰見星未已

夕欲雨起電則擊

左傳免使者而復鼓

旦而戰見星未已武備志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
盛劉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
光四起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
曰無以枚也命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以為
管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聞
吹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一日

夜行三百里

僅父子擊數萬人

武備志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

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
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
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南史周盤龍與魏軍戰
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

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鎗奔魏軍魏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

攻不待衝隆而

城拔戰不交兵刃而敵破

淮南子曰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

刃而敵破明于必勝之攻也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勝不遽追敗

不至亂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宋史吳玠傳曰胡世將問玠所

以制勝者玠弟璘曰璘從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

聲由斜谷身攻

祁山先攻兩翼次擊中軍

並詳攻戰二

攻則不足戰則

有餘 攻之我傷圍之彼困

武備志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以輕騎三

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魏主曰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又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鶴

唳風晨走符堅於肥水 鷲鳴雪夜擒元濟于蔡城古

苑云

攻戰四

增六神為戰主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

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光甲申旬在弧甲午旬在罔
中甲辰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也

原驅虎前驅

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為前驅鷓鴣鷹鳶為旗幟

此以力使禽獸者也

天下莫禁

呂氏春秋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

天下莫之能禁

膾動而鼓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

陣戰于緇葛命二拒曰膾動而鼓注曰膾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號令也

伏弢嘔

血鼓音不衰

又趙簡子追鄭師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桀石

投入

又齊晉將戰于鞏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入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注曰桀擔也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

潛師夜起

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趙盾秣馬蓐食潛師夜起

蒙馬以虎皮

又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詰朝將見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增倚角

又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汪云倚其足也

原昏戒秣馬蓐食

國語吳王

會晉于黃池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揅甲係馬舌出火竈建肥胡奉文犀之渠注曰出火滅

火欲令晉軍不知肥胡幡名

增知為始仁勇次之

經濟類編越王夫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問戰矣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善

問五大夫

又越王召五大夫問戰矣以而可舌庸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若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

猛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蟲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梟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

原數戰則民疲

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

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九設攻城之機

史記公輸般攻宋九設攻城之機墨

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子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不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攻宋也

增因勢利導

又孫臏謂田忌曰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原威加海內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

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

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
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

增萬人齊刃

又曰凡兵制必先定則士不亂

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原餓狼見兔

商君書曰視民之戰如餓狼之見兔則民可以用矣

兵冠諸侯

漢書項羽大破秦軍殺蘇角虜王離涉

所當者破

史記

間不降自燒死。是時楚兵冠諸侯也。項王曰吾起兵今八歲矣吾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于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

軍士皆恐乃使子往

漢書李廣為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

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

與耳軍士乃安

驅猛獸以助威

後漢書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

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文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增視鋒交乃橫突

又張步及重異

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耿弇先出留水上與重異遇故示弱以盛其氣引歸小城陳兵于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下大破之

因半濟

薄之

又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

其車重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

原以地道襲

素給以土

山地道襲曹孫

增鑿塹初淺夜濬二丈

武備志素尚復攻素譚留

審配守鄴曹操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

水灌之城
中餓死者過半

原大石擊門

英雄記袁尚使審配守鄴
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馬禮

叛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
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開入者皆死沒

示必

死

華陽國志公孫述僭號朱遵為郡功曹領軍拒戰于
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以示必死為述所

殺光武嘉之追贈後漢將軍郡縣為立祠

身自搏戰

魏志云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為北中

郎將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
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

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
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甚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先登

江表傳典章性忠至謹重常立侍終日夜宿帳左
右稀歸私室每戰先登名冠三軍好持大雙戟長

幾一尋軍中為之語曰帳中壯士有與君手提雙戟八十斤

總擒虎之勁卒

徐幹從征

賦

增以計代戰一當萬

晉書杜預遣牙門管定周旨
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

渡以襲樂鄉吳都督孫歆震恐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
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

還軍中為之謠曰
以計代戰一當萬

原盡銳爭先

又劉毅率劉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與

桓靈寶戰於崢嶸洲於時毅兵數千靈寶兵甚盛而靈
寶懼有敗衄常漾輕舸于舫側故其眾莫有鬪心毅軍

乘風縱火盡銳爭

增陣後射雉

又云杜弢率杜曾等
大為寇害威震江河

元帝命周訪擊之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

陣後射雉
以安眾心

作地道洩城中井

武備志魏主遣伊樓拔
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

隨方抗拒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
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

肉薄登城

又魏
人晝

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
汲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
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
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
者亦過半

臨陣如尋常

後周書賀拔勝長于喪亂之中尤
攻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

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
賀拔公臨陣如尋常真大勇也

夜及突厥並行

北史

仁壽初楊素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
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
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
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磧南無復虜庭

中流矢忍

不言

唐書段志元從劉文静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静為
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元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

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
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于稠桑

陣脫兜鍪

又闕稜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一揮殺數人前無
堅對輔公祐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
接稜脫兜鍪謂眾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
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破稜功多

十三人

破賊萬

又王君廓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
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擊眾無有

也

八遇八克

又上元初募猛士討吐蕃婁師德乃自
奮戴紅抹額來應詔後與虜戰白水澗

八遇

擬槍於肩叱刺其喉

又吐蕃盜邊與哥舒翰遇
吐蕃枝其軍為三行從山

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翰工用槍追及
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

許乃

手槌鑿擊

又李嗣業從平石國以跳盪先鋒加
特進初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

而前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
追及手槌鑿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

帶甲食

裏創鬪

又安祿山反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暫出行部張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潮以賊衆四萬薄

城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裏創鬪潮

遂敗

射馬擒王

杜甫前出塞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挾矛驟馬

唐書

王難得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畧陣挑戰甚開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

暇鬪直斬其首明皇壯其果名見令殿

飛鳥不敢過

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賜錦袍金帶

孔帖龐勛反攻柱愾于泗州辛讜聞之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愾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

城古人所不能乃

矢集身如蝟

唐書李光顏討蔡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

勸解白衣被甲

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蝟衆攬馬鞅諫無深入

光顏提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獵殘寇

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

狻猊 猛士蒙狡狴之象

武備志朱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拉滔

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為狡狴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戰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得山

者勝

孔帖王建及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比而陣莊宗至山下呼其軍曰今日之

戰得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即馳而犯梁陣梁兵大敗

圍寇如坐網中

經濟類編五代郭威以諸將議攻討虜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李守貞為

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威於是三道攻河中劉長壕
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
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舖番步
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
於是守貞如

鏖戰

宋史岳飛傳曰紹興十年飛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兵逼鄆城飛遣

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不深入不成功

宗又

澤傳曰靖康初金人渡河詔以澤為副元帥入援澤兵
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眾直前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
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
敗

矢鋒雨集

宋濂撰平江漢頌序曰陳友諒與我師
遇鄱陽湖之康郎山矢鋒雨集友諒中

死流矢

禽搜草刈

沈自邠撰嶺西大捷露布曰禽搜草
刈鳥舉狼奔草木有皆兵之象丘山

為積甲
之場

攻戰五

增詩唐盧照鄰戰城南詩曰將軍出紫塞冒頓在烏貪
茄喧鴈門北陣翼龍城南凋弓夜宛轉鐵騎曉驂驪應
須駐白日為待戰方酣

增賦唐高郢曹劌請從魯公一戰賦曰曹劌者何魯國
英士決勝則若火燎原發言則如石投水於是陳車乘
備甲兵魯有奇才將吞之於度內齊無良莫詎得知其

禍萌俟彼三鼓而退諒此一掃而平若臨窸獸竭海
斬鯨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櫛比揮戈電
飛激箭颺疾我鼓振兮其威初厲彼氣衰兮其律已失
既而齊師敗績奔喪倣擾殺氣凝於空間驚塵接於雲
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涿鹿之師齊其陣而猶小
增論唐杜牧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
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
為人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不蒐

練敗一不責實料食敗二賞厚敗三輕罰敗四不專任
責成敗五 宋蘇洵心術篇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
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
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
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
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
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
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

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又攻守論曰攻有三道守有三道一曰正二曰竒三

曰伏兵出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竒道十出而五勝矣
出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兵精兵
也竒道之城不必堅也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
兵也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
者六國嘗攻函谷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周瑜走之
鍾會嘗攻劔閣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

淠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淠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緜竹而

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攷守潼關關之左有谷而不
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善
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
守一國攻一國社稷之安危繫焉其可不知此三道耶
蘇軾孫武論曰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
器械之間而大不過于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下之勢
武未及也竊以為天下之勢莫大于使天下樂戰而不
好戰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從事于危好戰則不可

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翬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實也發公室而行之

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故其民不志于好戰夫然後
可以作之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
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二

謹案第二頁前七行千乘雷動刊本雷訛雲據文

選改

第二十七頁前二行張紘進計曰刊本紘訛紘據

三國志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齊晉將戰于鞏刊本鞏訛鞏

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朱 攸

騰錄貢生 臣 潘沛然